

惊奇物语²

二十三、周浩晖 等

著



JING QI
WU YU
2

COOL CHINA · 极限想象力
奇妙世界 超级悬念
古今传奇 不可思议

07

超好看



惊奇 物语

JING QI WU YU

2

超好看

07

贰十三、周浩晖 等
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惊奇物语. 2 / 贰十三等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4. 7

ISBN 978-7-5502-3226-6

I. ①惊… II. ①贰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3326号

惊奇物语. 2

作 者: 贰十三等著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
装帧设计: 羲 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93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7

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978-7-5502-3226-6
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 录

古今传奇



- 白衣王辩与狐狸  里八神 002
- 棋道  燕坐生 019
- 年  洗七里 036
- 选择  武四九 045





科幻空间



- 最终档案  顾适 052
- 火种  璃砂 063
- 特赦实验  宝树 067
- 时间银行家  流明 072

都市奇谭



- 瞬间  夏阳 084
- 回收人  余光 098
- 六道  猫郎君 105
- 梦杀  闲云归路 140

超级悬念



- 凶宅背后 ④ 贰十三 152
勒索 ④ 猫郎君 167
异域沙坑 ④ 傅汎 175
给自己的葬礼 ④ 张远光 188

目

录

食客物语



- 欢喜霸王脸 ④ 周浩晖 246
醉虾 ④ 周浩晖 255

惊奇档案



- 九窍虫 ④ 阴阳眼
鲁班符 ④ 阴阳眼
镇魂镜 ④ 阴阳眼
鬼祭 ④ 阴阳眼
藜芷茶 ④ 姻合
风蜃子 ④ 徐晓宁
蝉翳叶 ④ 辛童乐

古今传奇



白衣王辩与狐狸  里八种

棋道  燕坐生

年  洗七里

选择  武四九

白衣王辩与狐狸



文一里八神



晏越的首都藺安，水道纵横，陆路贯通，五千个商人刚刚在码头和商栈卸下货物，另外五千个商人已经满载启程。此时，还有一万个商人在藺安城内，在商铺和集市与人大费口舌。其中五千个为自己的茶叶、皮毛和珠玉的品质赌咒发誓，认为每一个都值得用等重的黄金来兑换；另外五千个则竭力证明这些货物一文不值，所给的价钱仅仅是看在大家多年交情的分儿上。

但最终，这一万个商人还是握手言和，嘟嘟囔囔着敲定了一个双方都在暗自欢喜的价格。这些商人走出商铺，走入夜晚的街道，带着虚情假意和高涨的欲望，挥金如土，他们的银钞像流水一样渗入这个城市，让无数的酒楼茶肆灯火通明，让无数的青楼勾栏香薰萦绕。藺安在夜晚盛开。

世家子弟无一不神往藺安，家中的长辈说，修学应去唐的故都洛丘。虽然盛唐的威风已经衰败，天下已经四散，无人听从残唐王的号令，但心存皇极的大儒都在洛丘讲学。这对仗的后一句长辈们一般并不告诉家中的年轻人——一见世面则应往晏越的首都藺安，那里有十国最盛的繁华，艳绝当代的名姬。一些少年身携万金去了藺安，从此再没有回来，可能已在藺安的某个烟花柳巷变成了一个落魄的乐师，而那些去了藺安又能回来的年轻人，则往往变成了一个心如止水的持重之人。

因为他已经去过了藺安，藺安已经在他的心内，再无其他城市的繁华和欢娱可以扰动他的心。

从这个城市里吹来的风带着脂粉和铜金的味道，吹到地的四极，海的边缘，吸引着天下的商客和游人。

藺安城外的大道上，三个远道的行人风尘仆仆。虽然人流如织，川流不息，这三个人还是一眼就注意到了彼此——因为他们都不是人。

十国之际，天下纷乱，军阀并立，强者称王，弱者列侯。游侠和辩士行走诸国，讨取权柄和功名；方士与道人游行市井，传授信仰或者邪术。人心异变，则精怪走出丛林与河流，与人杂居，邪魔也从地下的缝隙探出，派出爪牙或亲自现身蛊惑人心。

十国之际，世中多奇诡，天下无定理。

三个人心领神会地到了城边一家偏僻的茶栈会合，在一个隔间里喝茶谈天。

“我是来自兴王府的一只海蟒，”其中一个人说，“修为已通人形变化，我来藺安，是为了见识人间繁华，是为了会一会藺安天下闻名的白衣王辩。”



“我是来自朔州边陲的一只秃鹫，”第二个人说，“也已通人形变化，我来藁安，除去见识人间繁华，也是为了会一会天下闻名的白衣王辩。”

“巧了，我是墨戒林的一只狐狸。修为也已通人形变化，所来的目的和你们一样。”第三个人是个女人。

白衣王辩，三个人念叨着。传说中集天下见闻于一身的藁安大隐士王辩，他虽然不通异术，不仰神魔，但他曾游历四方，读书无数。从珍宝字画，到名剑神兵，他无一不识。天下凡有的生灵，他都能讲出来历，甚至连他们成了精怪，化成人形来到藁安，也都会被王辩一眼看穿。故此在精怪中形成了一个赌约，谁若能变化人形骗过王辩，便可称变化之王。

三人是为了这个称号而来。

海蟒第一个进入藁安，他化成一个青衣儒士，在夜晚叩开了王辩家的大门。王辩的家人面对无约的来客毫无不悦之色，礼貌地请他到席中见过主人。王辩的家中夜夜笙歌，藁安上下的才子名士，达官显贵，无不以出席王辩的清谈晚宴为荣。当海蟒走入宴时，因他的服饰朴素，席间有人面露不屑之色。

海蟒行至席前拜过：“略有薄礼为敬。”

他拿出了一颗珍珠，席间识货的人惊叹起来，这一颗珍珠已足够摆场今晚的宴席。

他又拿出了一颗珍珠，比前一颗大了一倍；莹润更是胜于前一颗，席间的女宾已经难以自抑地向前靠去。

他又朝衣兜伸手，席间的宾客眼都直了，果然，看到他从兜里拿出的第三颗珍珠，众人都低低惊叹一声，猜测这个神秘宾客的来历。

海蟒站起，在不远处的水皿里撩出一点水，淋在三颗珍珠上，这几颗珍珠如呼吸一般发出光芒来，让烛火黯然失色。宾客们已经张不开嘴，只能彼此对视。

海蟒拱手，坐回席位。先前对他不屑的人现在满脸敬畏。

王辩抚掌大笑：“果然奇宝！”他举杯向海蟒敬上一杯。

海蟒一饮而尽，神色如常，并无傲意，心中却知道自己已经镇住了在场的宾客，所要注意的，只有在主席的王辩了。

他在席中举止文秀，谈吐清雅，风采引人注目。待席散时，已有几家宾客留下手帖，邀他到府做客。



王辩热情挽留了青衣的海蟒，又和他在家中彻谈一晚，探讨天下的珍奇和宝玩。谈到精要，王辩大为尽兴，请海蟒到家中的密室，浏览家中所藏的各种宝物，和他一起欣赏把玩。

“先生的眼界高明。”王辩称赞青衣儒士，“我收藏的珍玩恐怕没有几个能入先生之眼。”

“不敢不敢，”海蟒连忙谦虚地说道，“先生家中的珍玩皆是稀世奇珍。”

“承蒙先生赐我宝珠。我王辩薄有家财，也当回礼。”王辩说。海蟒虽然极力推辞，但禁不住王辩再三恳求，终于同意接受一件礼物作为回礼。

王辩从柜中取出一件青釉的瓷瓶，送给海蟒。海蟒看到这个水瓶，不以为意，但依旧客气地朝王辩道谢。

王辩问：“先生认得这是什么？”

海蟒谦虚一番，点出瓷瓶来历：“这是初唐皇窑的天青釉水瓶，世间珍品。”

王辩微微一笑：“尊驾果然非人。”

海蟒大惊失色：“王辩先生何出此言？”

王辩说：“珍珠不经打磨则暗淡无光，打磨之后，久受尘气侵扰，也会失去光泽。只有一种深水明珠，在蚌体死后又沉入水底，经流水揉动经年，可以天然光滑润洁，又不怕尘气侵扰，遇水还能烁放荧光。然而此物弥足珍贵，即便在沿海万金求购，亦是可遇不可求。如此珍宝，尊驾一次带来三颗，怎能是凡人？”

海蟒不服：“王辩先生果然所知甚多，但我家久居海边，历代从商，几代人积下几颗明珠，也是寻常之事。如何便说我非人？如果我确实非人，那我是何方神圣？”

王辩把水瓶端起来说：“尊驾见了这个水瓶，知道来历，却不以为意，我已经猜到了。”

“这一件天青水瓶虽然模样古朴，却是唐皇窑所出，此式只有十件。当年唐皇为答谢交趾朝贡，遣使回礼带去两对。六件藏于皇宫，唐末兵变，沙陀将军李存炎带兵逼宫，五件水瓶皆毁于此战，只有一件幸免，辗转到我手里。除此之外，天下只有此瓶的图形传世，尊驾是识货之人，何以见了此瓶毫无敬色？”

海蟒说：“不是还有交趾国王的两对吗？我正是曾在交趾国王宫见过两对水瓶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王辩哈哈大笑，“遣往交趾的使船自温陵起航，遇风浪沉没，这两对天青水瓶从此湮没于世，再无人见过那两对水瓶。我听说三十年前有人在兴王府水面发现



沉船，意欲打捞失物，但被一条海蟒所阻。尊驾既然见过其余的两对水瓶，可是兴王府海面的海蟒？”

海蟒慌忙拜倒：“白衣王辩当真名不虚传。”

“尊驾不必惶恐，既来我府，不管是妖是人都是宾朋。”王辩把水瓶收进柜子，“你既有世上其余的两对，也不稀罕这件。不妨做个好人，再送一件让我凑成一对，我自有厚礼相赠。”

海蟒深施一揖：“水瓶不日奉送府上，毫末小技已被识破，断无再受馈赠之理。就此别过。”

他化作一阵青光，划破夜空而去。

藺安城外，秃鹫和狐狸等到了垂头丧气的海蟒，听他诉说了被识破的经过。

“白衣王辩果然厉害。”海蟒说，“不愧是天下见识之最，我心服口服。”

秃鹫哼了一声：“终究是不修真元、不祭神魔的一个凡人，我不信他有多大神通。”

狐狸则非常好奇：“这个王辩长什么样子？他是否真的一袭白衣？”

“不必说了。”秃鹫挥一挥手，“我明天去他府上去见识见识。”

第二天，藺安城内多了一个灰袍番僧，颈间扎着一圈黑巾。他在城中喧闹处现身讲法，吐火降雪，炫耀神通，又施药治病，十分灵验。藺安城内的善男信女都来参拜，称他为“活佛爷”，大有立坛设庙，安受香火之势。没过几天，王辩的家人就送来了请柬，邀这位西域高僧当晚到府参加王辩家的宴席。

晚上，灰袍番僧如约来到王辩家中，他在宴席上旷达豪放，气度慑人，又不持荤戒，酒酌无忌，甚至拿起一块羊排，连骨头都嚼碎了吃下去。一些胆小的宾客甚至掩面离席，只有几个结印打坐的修行之人神色如常。

其中一个道人坐不住了，他站起来，向秃鹫化成的番僧发难：“大师在城中作法、讲道，不知是真有大能，可以点化世人，还是只会几手旁门异术，迷惑凡俗？”

秃鹫大怒，面目赤红：“是否异术，要看你的本事如何。”语毕撩开衣襟，就要和那道人打斗。

宴中大乱，王辩连忙喝止：“两位均是高人，今天宴席是和乐之所，更不宜打斗。不妨改为比试法术，一较高下。”

“好说。”那道人应承，“王辩先生请出个题目。”



王辩抬头看繁星满天：“今晚天色甚好，晴夜无云，适合观星赏月，天下奇术异门，都有飞升之术，我看二位先生可以比飞。”

道人笑了，秃鹫也笑了。

道人说：“王辩先生不要偏袒，我门系出玉虚宫，师祖学艺就是在天上的浮山昆仑，比飞升，太过欺他。”

秃鹫张开双臂，冷笑道：“不要大话，且飞便知。”于是使足蹬地，呼地离地而起。道人也念咒拈指，飞升而起。

顷刻之间二人已经离地百丈，王辩家中的众人都仰头观看。不一会儿，两个人在比飞的消息就在藺安传开，街头已经开出了赌博的盘口。

千丈之后，两人就只是夜空中的两个小点。秃鹫朝下看，藺安的全景尽收眼底，他看见夜晚的藺安，街头依旧灯火通明，游人如织，方方正正的城市泛出金黄色的灯光。

真是美景，秃鹫心想，怪不得禽兽修行得道，都想到人间这花花世界来。

他再低头一看，那个道人已经面色青白，却仍在结印飞升。

“不行了吧。”秃鹫讥笑道，“你认输可以说一声，我们趁早下去，不要把命搭上。”

那道人已禁不住寒风，但仍强撑向上飞。

“好。”秃鹫赞道，“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他又奋力挥臂，速度更加了一倍，朝上飞去。他心无旁骛，只有炫技之心，越飞越高。他再往下看，藺安已经隐没在大地之中，连晏越国的国土也只是视野中的一小块，残唐、后汉、太晋、南闽……十国的土地一览无余，甚至连契丹、党项、大理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他再向上飞，感觉连自己也有些支持不住了。他已看不到那个道人了，再往下看，眼光已经扩展到无尽的远方。“我的天，”他惊叹道，“大地是个圆球。”

一朵乌云飘来，一个黑衣甲士猛地用长戟挡在秃鹫面前：“下界来人且住！不可以再往上了。”

秃鹫一惊：“我已到了人间之顶？”

“此处距人间之顶还有一万丈，按说不违禁。”甲士声如洪雷，“不过今天空域管制，要飞还是下回吧。”

秃鹫往上看，觉得依稀已能看到天上宫阙的灯火，心中略有不甘。但看着甲士威猛非常，自己未必是对手。

今天已经赢定了，何苦横生枝节，他想。“好吧，我这就下去。”便扭头朝下界飞去。



“谢谢配合。”甲士朝他致礼。

秃鹫降在王辩家中时，道人已经昏厥在地上，几个医者围着他施救，胜负显然是已分了。王辩为秃鹫斟上清酒一杯，祝他得胜。

“我活了三百多年，从没见过今天这样绝伦的飞升之术。”王辩大声说，席中几个人吃惊地朝他看。秃鹫也很吃惊，他弯腰伸手，捏了王辩小腿一下，立即笑起来：“王辩小儿，如何敢这般吹嘘？你今年不过三十有五！”

王辩笑了：“大师果然非人。”

秃鹫大吃一惊，但佯装大怒：“你怎敢血口喷人！”

“刚才两位比试飞升，我已看得清清楚楚。”王辩说，“凡人只见其飞，但我王辩略有所知。仙佛飞则驾祥云，邪魔飞则卷风沙。修真之人，可御剑、念咒、骑兽。海外仙方，又有攀绳、乘毯、生翼。各有妙处，不一而足。”

秃鹫质问：“法门众多，我有其一，如何从我的飞法断定我不是人？”

王辩说：“大师不念咒，不作法，不起风云，不靠法器，如此飞法，我王辩从未见过。倒像是……”

“如何？”秃鹫喝道。

“大师天生就会飞。”王辩点出谜底。众人这才醒悟，番僧展臂蹬地的姿态，正如一只大鸟。

秃鹫瞪着王辩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泄气：“你说中了，那么你猜猜看，我是何方神圣？”

王辩说：“刚才我诈称齿龄三百，就是要探探大师的来路是否如我所想。”

“大师席间快意大啖，水汁飞溅，颈间黑巾概不沾染。北方有鸟秃鹫，颈生黑羽，可以避血挡污，正如大师颈间物。刚才你触我骨骼，便知道我的年岁，一定擅观人的骨龄。秃鹫食腐，不常食骨。但我知道北方之地朔州，古战场之上，有一只秃鹫异于众鸟，只以人骨为食。”

王辩指向北方：“大师是否是朔州古战场的那只秃鹫？”

秃鹫展开双臂，蹬地而起，变化出他的本形。“好一个王辩！”他在天空中高喊，“吃喝你一顿，输了也不亏了。”

城外，狐狸急切地问秃鹫：“如何？”

“我也输了。”秃鹫道出原本，恨恨地补充，“我若飞得不那么肆意……”



“也是要被看出来的。”海蟒说，“你我的变化已经不是一般修道之人能够看穿的了，他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方法。”

“是吗？”狐狸靠在树上，“王辩究竟有何奥妙呢？”

次日，狐狸没有像海蟒和秃鹫那样引人注目地走入宴席，她施展狐狸的法门，魅惑住一个致仕的高官，变成他贴身的小厮混入王辩家，不起眼地躲在宴席的暗处。

王辩连着识破两个妖精的事迹已在藁安传开，席间的宾客纷纷向王辩请教识破妖精的法门。

问得好，狐狸心中暗喜，在暗处竖起耳朵。

“分辨妖精其实最易。”王辩说，“古董珍宝，需要多见；典籍字画，需要博学。但妖精的变化看似天衣无缝，其实都有一点破绽。”

是什么呢？狐狸好奇地想。

“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住自己。”王辩指着双眼之间，“他的变化再好，自己知道自己非人，双目之中有一丝犹疑，一丝慌乱，一丝窃喜。”

“这三丝杂情乱绪，再好的妖精也藏不住。”王辩下结论，“其实无所谓神通，最大的马脚还是他自己。”

王辩开始朝席间仔细打量起来，每个人都不自在起来，但王辩又很快宣布，席间没有妖精，人人面露轻松之色。王辩端起酒杯，无意识地朝四处望望，有那么一瞬和狐狸眼神相对。

狐狸心中慌乱，退步悄悄地遁入黑暗之中。

城外的海蟒和秃鹫大感意外。

“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秃鹫问。

“想必比你我现形还要快。”海蟒说。

狐狸不说话，走到一处水泊，从水面看自己变化后的人形，怔了一会儿。

“我看是不好过这一关。”她把王辩的诀窍告诉海蟒和秃鹫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海蟒叹道，“变化再精，骗得了别人骗不住自己。”

“你可认输？就此打道回府？”秃鹫问。

“可不可以骗倒自己？”狐狸问。

“骗倒自己？”秃鹫问，“即便你是狐狸也做不到。”

“不过，”狐狸说，“我们墨戒林之主一定有办法。”



红姹娘娘正在墨戒林弹琴，千里之内有道的妖精都赶来跪地聆听。

她拨动一根琴弦，眉头一皱又把琴弦压住。

“座下有两个人不是为听琴而来。”她说。

“娘娘，”狐狸走出来，“我和我的朋友不是为听琴而来。”

“哦，小狐狸，”红姹娘娘笑了，“你不是去蒹安见识那个白衣王辩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狐狸说，“可我恐怕难过他那一关。”

“他修的什么眼？”

“还是肉眼。”

“那他炼了什么听？”

“还是肉耳。”

“那如何能够识破你？”

“他能从面色中看出一个人心神有疑，”狐狸说，“纵使变化再高，只要知道自己是妖，就过不了这一关。所以只要我能魅住自己，让我自以为是，必定可以骗过他。”

“请娘娘赐我一个骗倒自己的神通。”狐狸拜倒在地上。

红姹娘娘沉吟不语。

“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可难住她了。”秃鹫在后面嘟囔着。

“大胆！”几个妖精呵斥秃鹫，秃鹫怒目而视。

“其实不难，”红姹娘娘突然开口，“不过你要想清楚。”

“我心已决，一定要破了白衣王辩的名声。”狐狸说。

红姹娘娘弹指挥出一缕红色的轻烟，飞入狐狸的胸间，片刻后，又从狐狸的胸间飞出，凝结到狐狸的手上，变成一面镜子。

“这面镜子是你的心镜，你对它施迷惑之术，就能骗住自己。”红姹娘娘说。

她又揪下一片银色的叶子贴在狐狸身上：“有这一片障目叶在，所有修法的人从你身上只能看到他们自己，没人能看出你是妖怪。”

“谢谢娘娘。”狐狸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红衣的美貌女子，对着镜子凝神望去，过了一会儿，晕倒在地上。

“带她走吧，把她的心镜好好留着，”红姹娘娘对海蟒和秃鹫说，“她醒来就不是狐狸了。”



“那么，如何可以解掉这个对自己的魅惑？”海蟒问。

红婍娘娘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。

“你这个朋友倒是尽心，”红婍娘娘说，“你把她的心镜对着她，她心中只要有一丝存疑，愿信自己非人，这个魅惑就失效了。”

海蟒和秃鹫挟着狐狸乘风离去，背后传来红婍娘娘的哭泣。

这一日，一个红衣的姑娘迷惘地站在王辩的家门口，行人惊讶她的美貌，纷纷驻足不前，使王辩家门前的巷子拥堵不通。她拒绝了所有人或好心或恶意的关切，执意要站在王辩的家门前。

“我总觉得我来这里有何目的，”她向大家解释说，“但我想不起来了。”

王辩走了出来，盯着她的脸呆怔了一会儿，直到人们开始哄笑，他才慌忙回过神，全然不是一位名士应有的风度。

“姑娘来我家有何贵干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狐狸茫然地说，“但我觉得你很面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王辩仔细地看着她，从上到下，一遍又一遍：“姑娘的美貌真不像是人间所有……”他丝毫没有赞美，而是疑虑重重地说，但他从她的眉宇间看不到一丝慌乱。

“你可以收留我吗？”狐狸说，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。

王辩胸间一阵软绵，但还是硬起喉咙：“不，按说应该带你去官府……”

“你说不行？”她眼睛圆睁，泪花在眼角碎开，垂下了眼帘扭过头，“算了，我走。”

王辩的心都碎了，他的手几乎是自发地伸出，一把把她抓住。

“若无去处，在我家暂住也好。”王辩的嘴说，但他几乎感觉不到是自己在说话。

狐狸就在王辩的家中住下了。

王辩不是没有怀疑过狐狸的来路。他拿言语试探，在暗处观察，狐狸都完全像一个人。她有喜悦、愤怒、哀伤、恐惧，会在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自己孤苦无依而暗自垂泪，又会因为王辩的一两句抚慰破涕为笑。

在王辩家的门客中有不少修道之人，他们用天眼、鬼瞳，用上古流传的铜镜和冰窗，召请天上地下的上仙和妖魔，所有的人最后都不得不告诉王辩——实在看不出什么，这个女孩就是一个凡人。

最后，王辩也放下了所有的怀疑，相信这个女孩是真正的人。他越来越少接待天下的访客，越来越少在晚上举办彻夜的盛宴，把时间越来越多地投放在这个女孩身上，为她开



解忧愁，为她寻找亲人。但心中却隐隐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失落在膨胀。

我王辩究竟在怕什么？他想，不过想不出头绪，但这种恐惧只有和女孩在一起时会消减，在看不到女孩的时候，这种恐惧又会出现，像一块悬着的巨石坠在他的心头。

有一天，他发现管家并没有按照他的指令去寻访这个女孩的来历，而是在柴房睡觉。

“你跟我伴读六年，和我游历四海十年，鞍前马后未辞劳苦，虽无血缘，胜似至亲。为什么我现在要你做的这件小事，你却不用心去办？”王辩问。

他的管家，可能也是世上最了解王辩的人，回答他说：“我每天不出门，躲在柴房睡觉，正是按照主人的意思。”

王辩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接近心中恐惧的答案了：“我的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主人不想那位姑娘找到亲人。”他的管家直起身子，恢复了他俩当年游历四方时那种伙伴的身份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。

“王辩，你怕她走了。”

王辩哑然。

“她现在就在西园的凉亭，她每天都要在那里一个人待到很晚，”管家拍拍王辩的肩膀，“你看着办吧。”

王辩在西园找到了狐狸，她在发现王辩后快速地抹干了眼泪。

“你在哭什么？”王辩问。

“我没有来路，也没有归宿，”狐狸说，“就跟风里的落叶一样。”

“那么，”天下闻名的白衣王辩，一生阅人无数的王辩，第一次对一个女人说，“你愿不愿意以我作为你的归宿？”

“王辩已输。”秃鹫说，他化成一个耍蛇的卖药把式，海蟒变成一条小蛇盘在他身上，两人走在藺安的街头，“藺安城已经遍发了他和狐狸的喜帖，他彻底地走眼了。”

“确是如此，但我总觉得要出岔子。”海蟒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只要狐狸在大婚当日向宾客宣布自己不是人身，王辩就名声扫地了。”秃鹫笑道，“虽不是你我骗倒，但这样也着实解恨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别出什么岔子。”海蟒说。

他们两个走近王辩家的后墙，看四下无人，穿墙而入。找到狐狸之后，施法让服侍的